

總理遺教

軍人精神教育

中國國民黨福建省執行委員會印

孫總理演講軍人精神教育

第一課 精神教育

(一)精神教育之要旨

今日集諸君於一堂，講授軍人精神教育，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。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，諸君本屬軍人，固曾受軍人之教育，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，惟諸君前此所受者，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，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，今在諸君之目前，有非常之事業，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，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，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，此非常之教育為何，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，此次諸君遠涉桂林，渡長江而北，直搗幽燕，所為何事，率直言之，革命而已，革命云者，即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，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，為民所有，為民所治，為民所享者也，此為今日順天應人之事，志士仁人，不可不勉，吾輩生在中國，丁此時艱，種族存亡，人人有責，亟應同負革命責任，以成此非常大業，惟負此責任，非有革命精神不為功，革命事業，在十年以前，雖已推倒滿清，成立中華民國，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，武昌革命後，所謂中華民國者，僅其名，而無其實，一切政權，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，益以兵災水旱，迄無甯日，民痛苦，且加甚焉，此即革命未竟全功，因而難收良果也，此次革命，將以補足成之事業，繼續為之，故本總統此行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，應革命時機，

聲威所至，無不爭先響應，裹糧景從，故不待兩方交綏，已可決勝，此必然之疑者也，諸君不信，可觀各國歷史，及現今時勢，則知革命為世界潮流，亦即事業，其成功之左券，有可預操者，各國中如美如法，皆為革命先河，最近如俄，政府，亦由革命造成，是其例也，我國革命，已及十年，雖有著成效，然風氣日開，日進，而時下之奸雄強暴，亦必假託民意，始得生存於國中，此足見潮流之猛烈，衆人力可以當之者，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，則當以革命事業為己任，質言之，即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，解決此問題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，有革命精神，成功必矣，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，是在精神教育，諸君之所以為軍人，非為有軍人資格乎，非為曾受軍人教育乎，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，如何其可，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，即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，須臾弗離，雖至造次顛沛之間，守而勿失，夫然後可以為軍人，可以言革命，可以卜成功，反是則否。

今日之革命，與古代之革命不同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，如湯武革命，為帝王革命，今之革命，則為人民革命，此種革命，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，此革命主義，即三民主義，（一）民族主義，（二）民權主義，（三）民生主義，第一之主義，為種族革命，謂排除他種民族，發揚自己民族，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，第二之主義，為政治革命，謂人民直接參與政權，簡言之，即如選舉權，罷官權，複決權，創制權等，由人民直接行之，非代議制度下之民權也，（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），第三之民生主義，為社會革命，亦即經濟革命，謂社會上之財產，須平均分配，不為一般資本家所壟斷

也，三種主義，大要如此，若論種族革命，前此滿清專制時代，四萬萬人民，受其壓抑，莫敢誰何，苟且偷安者流，復不知民族主義，甘心俯首，樂爲臣僕而不辭，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，稍有知識者，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，然終不免遲疑卻顧，以爲滿人已占居優勝地位，根深蒂固，論土地則有二十二省，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，以身無尺土，手無寸鐵之一人，縱使鼓吹革命，將操何術以勝之，是直螳臂當車，多見其不知自量，故嘗時有笑予爲瘋漢者，謂此事絕對不能，予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，其不成功者不爲也，非不能也，彼滿清之於中國，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，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，在理在勢，均所不可，吾何憚焉，因有此決心，遂能貫徹主張，使革命思想，漸次膨脹，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，民族革命，始能實現，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，所惜者，推翻滿清之後，革命黨人以爲己奏凱歌，躊躇滿志，不於政治上，社會上，同時加意改良，故直至今日，建設事業，尙未完成也。

(二) 精神之定義

今所述者，爲精神教育，欲知精神教育，當先知精神爲何物，欲知精神之爲何物，當先下定義，定義云者，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，能確知其爲何事物之謂也，譬如人：世界，究爲何物，從哲學上解釋，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真義若何，始爲圓滿答覆。人卽是人，不得謂之定義，依予所見，古人固已有言「人爲萬物之靈」，然則萬物一爲人之定義，至於精神定義若何，欲求精確之界限，固亦非易，然簡括言之，

質者，即爲精神矣。

精神之爲何，須從哲學上研究之，曠觀六合之內，一切現象，釐然畢陳，夥，今先就其近者小者言之，一室之內，一案之上，茶杯也，木頭也，手錶也，眼中者，吾皆能縷指其名，以其有質象可求也，再由一室一案，推而至於桂林一省，物博，種類更多，或有爲吾所不能知，所不能名者，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，或全國，或世界，則形形色色，雖集多數博物家，不能考求其萬一，物類之繁，概可知矣，然總括宇宙現象，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，精神雖爲物質之對，然實相輔爲用也，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，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，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，在中國學者，亦恆言有體有用，何謂體，卽物質，何謂用，卽精神，譬如人之一身，五官百骸，皆爲體，屬於物質，其能言語動作者，卽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，二者相輔，不可分離，若猝然喪失精神，官骸雖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動作，用既失，而體亦卽成爲死物矣，由是觀之，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，而無精神之用者，必非人類，人類而失精神，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，雖現今科學進步，機器發明，或亦有製造之人，比生成之人，毫髮無異者，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，終不得直謂之爲人，人者有精神之用，非專恃物質之體也，我既爲人，則當發揚我之精神，亦卽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，故革命在乎精神，革命精神者，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。

(三)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

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，既如前述，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，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

，今人心理，往往偏物質方面，若言北伐，非曰槍枝務求一律，則曰子彈必須補充，此外種種武器，亦宜精良完備，一若不如是，則不能作戰者，自予觀之，武器爲物質，能使用此武器者，全恃人之精神，兩相比較，精神能力實居其九，物質能力僅得其一，何以知其然也，試以武昌起義爲例，當日滿清之武器，與革命黨人之武器，以物質能力論，何啻千與一之比較，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，乃敢毅然爲之者，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，黨人名冊亦被搜獲，兵士之入黨者，均爲查悉，悉數調往四川，僅有砲兵工兵兩營，留駐武漢，其中同志尙多，有熊秉坤者，新軍中一排長耳，見事機已迫，正在大索黨人，若我不先發制人，終必爲人所制，置於死地而後生，等死耳，不如速發難，因將此意告諸同志，僉以無子彈對，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，借得兩盒子彈，分授同志，革命之武器，所恃者，僅有此數，鎗聲一起，砲兵營首先響應，瑞徵，張彪，相繼逃竄，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，彼滿清方面，軍隊非不多也，鎗彈非不備也，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，瑞徵且商諸某國領事，謂若湖北有事，請其撥兵艦相助，布置如此周密，兵力如此雄厚，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，諸君試思，兩盒子彈，至多不過五十顆，即使一命中，殺人不過五十人，能打破武昌乎，予以爲打破武昌者，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，兵法云，先聲奪人，所謂先聲，卽精神也，準是以觀，物質之力量小，精神之力量大，可於武昌一役之，此第就本國而言，已有此先例，試再言外國，前此意大利人，有加利波利地者，有名之革命家，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，當其渡海攻城也，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，五日，卒由他路抄襲入城，此在戰略上，戰術上，無論如何，均不能取勝，而

若此，將謂以少勝衆乎，直乃精神勝物質耳，又如日俄戰爭，俄國兵力，多於，未戰之先，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，不啻驅羊牛豕以膏虎吻，必無幸也，何以戰爭起，至俄敗而日勝，此無他，俄之敗，敗於無精神，日之勝，勝在有精神而已，諸君不觀，與童子乎，牛之力量大於童子，人皆知之，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，東則東，西則西，牛不能奮其一角一蹄，以與童子抗，且甘心俯首，惟命是聽者，是因何耶，童子有精神，牛無精神，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，而能以精神制馭之，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。

依上述各例，則知此次北伐，亦惟恃有精神，即能制勝，可勿問敵人子彈多少，我之子彈多少，但問我之精神如何，若無精神，子彈雖多，適以資敵，一旦臨戰，委而棄之，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，故兩國交戰，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，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戰鬥能力，兵法有言，攻心爲上，攻城次之，攻心者，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，取得城池，猶其後也，去年粵軍回粵，既下惠州，桂軍聞風破膽，先自逃竄，我乃兵不血刃，長歌而入廣州城矣，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，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，其道何在，精神爲之也。

(四) 軍人之精神

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，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，惟現今之爲軍人，與前不同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，造成革命軍人，方能出國家於危險，以現勢論。瓜分中國之說，表面上似甚冷靜，實則不然，其在以前，此種論調頗高，吾國人士，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，思所以挽

救之，自武昌革命而後，乃漸歸沉寂，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，遂亦相與忘之，此乃大誤，現時之中國，前途險象，較先尤甚，南北分立之局，擾攘數年，未能統一，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，如張作霖，曹錕，吳佩孚等，割據地盤，擁兵自衛，政治之壞，過於滿清，人民轉徙流離，如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待援孔亟，援之之法維何，須用革命之手段，用革命之手段，則須負革命之責任，革命之責任者，救國救民之責任也，諸君既爲軍人，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，倘不能負此責任，坐視國家之因內擾而召外患，馴至於國亡種滅，其咎亦誰尸耶。

諸君在此聽講，有爲滇軍者，滇人必知滇事，且必願聞滇事，夫與滇省接壤者，非有緬甸乎，非有安南乎，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，安南則並吞於法國矣，試以安南言之，法國對於安南，專用一種愚民政策，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，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，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，毫不使之聞知，且禁絕之。前此有三十餘人，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，事爲法國政府所聞，向日本政府要求，將其悉數解回，日本礙於邦交，遂允其請，送回之後，卽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，英國對於緬甸，亦用此種政策，蓋恐其知識增進，思想發達，將脫離而獨立也，如緬甸安南者，實爲吾國前車之鑒；倘不及時振奮，仍自私自利，釀成四分五裂之局，中國前途何堪設想，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，便當覺悟，彼非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，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，固明明中國人也，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效力來攻中國，此其例卽如滿清咸豐時代，英法聯軍事件與中剛構釁，英法卽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，號稱潮勇者，使之攻大沽，攻一

京、焚圓明園，凡此諸役，皆潮勇爲之，以中國人攻中國人，以中國人爲外國人，可痛孰甚，現時國勢至此，民窮財盡，已達極點，凡爲中國人，而又爲此時之奔人，倘尚不思救國救民，縱使外國不復瓜分，中國亦將束手待斃，諸君固皆曾受軍事者，當知軍人之職志，在防禦外患，在保衛國家，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，不受外國之箝制，以予觀之，固猶未完全成立也，國會雖選出本總統，而內亂尙未戡定，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，尙居多數，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，而正式政府，又未經各國承認，當此危亡絕續之交，非先平內亂，而以革命救國不可，以革命救國，非有革命精神不可，無革命精神，則爲法屬之安南，終遭勢力屈伏，有革命精神，則爲英屬之愛爾倫，終得崛起自治，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，蓋知革命精神之必要，印度久受英國壓迫，近亦引起反動，有革命思想，與前不同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，印度人之革命，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，爲數達六百餘人，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，頗有進步，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，高麗亦然，日本之待高麗，異常苛酷，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，不甘受制，處心積慮，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，日本雖防之甚嚴，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，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，若論中國領土，如安南，如高麗，如緬甸，如西藏，如臺灣等，或爲中國屬國，或爲中國屬地，要而言之，前此皆中國領土也，今乃已入外國版圖，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，亦同時隨之喪失矣，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，最目擊傷心者，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，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，質言之，中國之金庫也，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，國安得而不危，救危之法，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，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，必要革命，革命須有精神，此精神卽爲

現在軍人之精神，但所謂精神，非泛泛言之，智仁勇三者，即爲軍人精神之要素，能發揚此三種精神，始可以救民，始可以救國，以下試再分別述之。

第二課 智

(一) 智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，爲智仁勇三者，今先言智，智之云者，有聰明，有見識之謂，是卽爲智之定義。凡遇一事，以我之聰明，我之見識，能明白了解，即時有應付方法，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。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。智之範圍甚廣。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，故能知過去未來者，亦謂之智，吾人之在世界，其智識與隨事物之增加，而同時進步，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，靈明日蝕，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。

(二) 智之來源

智何自生，有其來源，約言之，厥有三種，(一)由於天生者，(二)由於力學者，(三)由於經驗者，中國古時學者，亦有生而知之，學而知之，困而知之之說，與此略同，凡人之聰明，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，稍生差別，得多者爲大聰明，得少者爲小聰明，其則一，此由於天生也，若由學問上致力，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爲聰明，不特現代，抑且尙友古人，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，例如甲乙二人，甲聰明而不好學，乙不聰明而好學過之，其結果，乙之所得，必多於甲，此則由於力學也，此外亦有。

不由力學，而由經驗所得之智者，諺云，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故所歷之事既遂亦增長，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，此由於經驗也，要而言之，智之來源，不外己。

(三) 軍人之智

(一) 別是非

(二) 明利害

(三) 識時勢

(四) 知彼己

諸君皆爲軍人，須知軍人之智，爲軍人精神之一種，尤須知軍人之智，在乎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，試再分述如左。

何言乎別是非也，凡爲軍人，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，與所負之責任如何，軍人者，爲社會分功，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，何謂分功，社會上之事業，非一人所能獨任，如農業，如工業，如商業等，在乎吾人自審所長，各執其業，此之謂分功，試再舉例以明之，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，造飯也，打魚也，摘果也，既無他人可以分任，非若住居城市，惟意之所適，造飯則有司饔，卽至打魚摘果，亦皆有各司其事者，故一人之世界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，欲求一飽，須兼數役，其困難可知，又不獨飲食爲然，如欲避風雨，禦寒暑，則須自造房屋，自爲木工，非若在市鎮方地，欲建高樓大廈，但解囊出資

、便可集事，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，由此觀之，一人之單獨生活，較衆人之共同生活，難易有別，倘同時漂流孤島者，其數能及十八，則舉凡造飯、打魚、摘柴、建屋諸事，不必集於一身，可以分功爲之，如此則勞苦減少，而所得效果亦多，社會者，卽分功最大之場所也，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，而始成一大社會，故社會之事業，愈分愈多，則其形活動，諸君之爲軍人，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，彼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因各有所事，不能躬執干戈，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，而軍人之生活，則皆取給於彼，衣食住行四者，皆不須自爲，而有人代爲之，然則軍人所爲何事，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，是在乎保護人民，與保衛國家，凡軍人所應爲之事，亦卽在此，但如何而始能盡此保衛國衛民之職務乎，其最先最要者，爲別是非，是非如何別之，軍人所以衛民，利於民則爲是，不利於民則爲非，軍人所以護國，利於國則爲是，不利於國則爲非，是非不明，則已無軍人之精神，何能護民，何能護國，以予觀之，現時軍人，雖非無能明是非者，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，往往但顧目前，以爲我有鎗在，對於人民何求不得，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，軍人之責任亦全然拋棄，不能保民，反以害民，社會何貴有此軍人，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，諸君既爲軍人，則當思爲社會分功，爲人民爲國家負責，而所以能分功負責者，卽在別是非，是非之別，卽在合乎道不合乎道，惟諸君自擇之。

何言乎門利害也，利害之與是非，本相因而至，譬如軍隊所過地方，真能秋毫無犯，則民必爭先恐後，盪漿簞食以迎之，故利民者，民亦有利於我，其恃強騷，則民皆去之，如避虎狼，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，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，而後方人

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，或截留械彈，或不供食品，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，故報之，可見害人者，適以自害，利害之間，在乎自審，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，近者小者，何謂遠者大者，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，其利亦即在此，但因吾國現時，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，是則爲利，利可爲也，非則爲害，害不可爲也，明乎始可謂智，始可爲軍人，始可爲革命之軍人。

何言乎識時勢也，諸君此次遠來桂林，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，志在統一中國，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，試問此事，爲何等事業，爲此事者，果有如何把握乎，是在審時度勢而已，古人有言，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^鐵基，不如待時」，則知識時勢之必要，固非獨軍人爲然，而在軍人尤甚，何謂時，即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，成熟則可爲，且爲之也易，不成熟則不可爲，且爲之也難，例如種果，果已熟矣，摘而食之，味必甘美，反是則否，種種亦然，未至收成之期，雖欲助長，不可得也，何謂勢，即勢力之順逆，與難易之比較是，例如同一石也，推之下山則勢順，而用力易，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，而用力難，時勢之宜審度若此，此次北伐，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，直如摘已熟之果，穫已熟之稻，既至其時，應手而落，又如由高山推石，使之下墜，乘勢便利，毫不費力也，現時北方人民，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，厭惡已極，日望南方之援手，俾得早出陷阱之中，大軍一臨，勢如破竹，此即若推石下山之例，順而且易，祇問推之與否，推則未有不下者，或以爲北方之軍隊，槍枝較我完備，北伐豈能必勝，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，事半功倍，取之甚易，我則得道多助，彼則衆叛親離，軍隊雖多，猶市人也，槍械雖足，猶外府也，故曰

乘時與勢，無不成功，諸君猶以爲國家尙未完全造成，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，且渺不可知，造成此完全之國家，卽全在軍人，有完全之國家，斯有遠大之利益，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，與諸君言之，英美之待軍人，凡服兵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，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，所生子女，由國家給養，又有其子方服兵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，亦由國家扶助之，其在戰陣死亡者，子女扶養，須至一定之年限，卽子能成立，女已出嫁之謂，父母則給養終身，妻不嫁者，亦如之，彼英美各國，優待軍人如此，故軍人亦爭出死力，以衛國家，吾國軍人，則以未有完全國家，前途如何，希望如何，皆難預揣，或者今日入伍，明日解散，亦不可知，以演軍論，不特無完全國家，且遠離本省，轉戰多年，其苦尤甚，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，則當乘此革命時機，用革命手段，造出新國家，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，退伍則給予全糧，卽父母妻子，亦皆有所資以爲養，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，若不此之爲，徒貪近利小利，今日搶一商店，明日掠一富家，甚至借拉夫之名，行施劫之實，所獲無幾，而怨謗之積，乃如丘山，此不特無利可言，且行大害所伏，視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，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，是其例也，軍人者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，宜思建設新國家，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，且其利不獨在軍人，四萬萬人民或受其賜，其遠大爲何如耶，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，實則害也，非利也，利害不明，已不能自衛其身，又安能衛國，又安能衛民，時機未至耶，實則十年以前，早已成熟，倘革命之時，乘勢打破北京，摧陷而廓清之，北伐之事，不必遲至今日，此卽若種果已至成熟之期，不摘不穫，終亦腐爛而已，時不可失，一誤豈容再誤，願諸君勉。

何言乎知彼己也，古人云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彼即敵人也，現在北方內容極形複雜，約可分爲三大部分，一爲奉系之張作霖，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，皖系之段派軍隊，如浙盧，閩李，陝陳皆是，此三派者，兵力相等，同床異夢，敢先動，則成相持之勢，獨吳佩孚跳梁其間，而爲奉皖所同忌，吳一窮酸秀才耳

長之後，騙取南方金錢，擴張軍隊，屢發通電，以贊成共和，建設民治爲言，一時人士，受其欺蒙，北方僞政府亦倚之如长城，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，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，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，此次入寇湖南，乃有決堤淹軍之舉，湘鄂人民，慘遭荼毒，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，其名譽已掃地矣，即彼之內部，亦頗不穩固，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，亦傾向我軍，派人前來接洽，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，恐不能當北伐之師，近且派遣代表來粵，其用意如何，殊不可測，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，亦尙難知，以現勢言，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，故時有後顧之憂，更扼要言之，則此三派之人，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，以上所述，爲彼方之情形，至若自己之情形，則如何耶，兩粵固無問題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，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，此外散布北方軍隊，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，祇須同負革命責任，發揚革命精神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，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，北方無主義，南方爲公，北方爲私故也，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，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，勝敗之數，奚待著龜，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，人民歡迎之誠意，即可窺見一斑矣。

軍人之智，如前述之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四者，固無疑義，但望諸君之

爲軍人者，無論官長士兵，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，須知人民於我爲一體利害與共，不過分功任事而已，我爲軍人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彼乃爲農，爲工，爲商，以供我之衣食者，卽有待於我之保護，倘不能保護，而反殘害之，彼若相率裹足，無復敢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，是其受害，仍在自己，故軍人之智，須以合於道義者爲準，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，曾受軍事教育，而演軍又皆身經百戰，富有軍事上之經驗，於智之來源，固已兼備，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，何患乎北伐，又何患乎北伐之不成功耶。

第三課 仁

(一) 仁之定義

仁與智不同，於何見之，所貴乎智者，在能明利害，故明哲保身謂之智，仁則不問利害如何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求仁得仁，斯無怨矣，仁與智之差別若此，定義卽由之而生，中國古來學者，言仁者不一而足，據予所見，仁之定義，誠如唐韓愈所云，「博愛之謂仁」，故云適當，博愛云者，爲公愛，而非私愛，卽如天下有饑者，由已饑之，天下有溺者，由已溺之之意，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，以其所愛在大，非婦人之仁可比，故謂之博愛，能博愛，卽可謂之仁。

(二) 仁之種類

(一) 救世之仁

(二) 救人之仁

(三) 救國之仁

仁之種類，有救世，救人，救國三者，其性質則皆為博愛，何謂救世，即宗教家之，如佛教，如耶穌教，皆以犧牲為主義，救濟衆生，當佛教初來中國時，闢佛者頗多，而布教教徒，乃能始終堅持，以宣傳其主義，佔有強大勢力，耶教亦然，不獨前在中國傳教者，教堂被毀，教士被害，時有所聞，即在外國，新教亦迭遭反對，然其信徒，則皆置而不顧，仍復毅然爲之，到處宣傳，不稍退縮，蓋其心以爲感化衆人，乃其本職，因此而死，乃至光榮，此所謂捨身以救世，宗教家之仁也。何謂救人，即慈善家之仁，此乃以樂善好施爲事，如寒者解衣衣之，饑者推食食之，抱定濟衆宗旨，無所吝惜，居於鄉，而鄉稱仁，居於邑，而邑稱仁，此謂捨財以救人，慈善家之仁也。何謂救國，即志士愛國之仁，與宗教家，慈善家，同其心術，而異其目的，專爲國家出死力，犧牲生命，在所不計，故愛國心重者，其國必強，反是則弱，試以日本爲例，初本弱小，自戰勝俄後，乃一躍而與列強並峙，其故安在，即在于日本人之愛國心，愛國心於何見之，當旅順之役，日本欲封鎖海口，阻遏俄兵出路，須炸沉多少船艘，然此爲九死一生之事，故日本之司令官，不欲以命令行之，而欲徵求諸將士之志願，有敢死之士數百人即可，而其結果報告者，竟達數千，乃用拈籌之法，以定取捨，傳聞當時，有籌數雷電之甲乙二人，互爭前往，其不得往者，竟至蹈海而死，以表決心，由是軍心大爲感動，日終勝俄，此所謂捨生以救國，志士之仁也。

(三)軍人之仁

軍人之人，果如何耶，其目的在於救國，故自有軍人以來，無不曰爲國盡力，但專制國之軍人，與共和國之軍人，又有不同，專制國家，乃君主個人之私產，認定君主即爲國家，故在此專制國之軍人，止可謂忠於一人一姓，爲君主出死力，非爲人民而犧牲也；若在共和國，則國家屬於全體人民，而犧牲者，即同時爲國家盡力也，專制國與共和國之軍人，相異之點若此，然國家之本質如何，爲軍人者亦不可不知，據德國政治學者之說，彼則謂國家以三種之要素而成立，第一爲領土，國無論大小，必有一定之土地，爲其本據，此土地，即爲領土，領土云者，謂在此土地之範圍，爲國家之權力所能及也，第二爲人民，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，人民即爲其團體員，無人民而僅有土地，則國家亦不能構成，第三爲主權，有土地矣，有人民矣，無統治之權力，仍不能成國，此統治權力，在專制國，則屬於君主一人，在共和國，則屬於國民全體也。

現今之中華民國，雖爲共和國，尙非完全真正之民主國，因武昌革命以後，仍爲官僚政治，武人政治，一切政權，悉操其手，彼固不知共和主義爲何物，國利民福爲何事，救國救民，爲何等責任也，我南方軍人，不思救國救民則己，不負此救國救民之責任則己，負此責任，則非徒託空言，須有一定之主義，始可以成仁，始可以成功，觀前此革命先烈，前仆後起，視死如歸，即爲主義而犧牲也，主義維何，三民主義是也，三民主義，已於第一課略述，茲再分析說明如下：

三民主義中，第一爲民族主義，欲言此主義，當回溯武昌革命以前，其時漢族受治於

滿人，土地全被占據。二百餘年中，尊韃子爲皇帝，韃子者，卽滿洲人也，或亦稱爲韃虜，初入關日，亦多有起而與抗者，卒以絀於實力，遂致失敗，揚州十日之慘殺，真痛史也，自是而後，滿人日施其壓制手段，愚民政策，人民乃漸忘亡國之痛，甘心服從，自予提倡革命以來，人心稍稍感動，民族主義，漸次膨脹，一般志士遇害頗多，殺一人復生十人，殺十人復生百人，由是革命思潮，震盪全國，直至武昌起義，始將滿人推翻，光復漢族，然則時至今日，民族主義可以不言乎，未也，前者滿人以他民族入主中國，稱帝僭號，故吾人羣起革命，今則滿族雖去，而中華民國國家，尙不免成爲半獨立國，所謂五族共和者，直欺人之語，蓋藏蒙回滿，皆無自衛能力，發揚光文民族主義，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，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，是在漢人之自決，若不及時振拔，將來恐將流爲他國奴隸，而振拔之責任，尤爲軍人是賴，軍人者，擁護國家者也，故須將中華民國國家臻進於獨立之地位，然移民民族主義，始爲圓滿解決，否則滿族雖已排斥，代滿族而起者，虎視眈眈，正復繁多，其結果將如緬甸之征服於英國，安南之併吞於法蘭西，是則尤可憂也。

吾國今日所以墮落於半獨立國之地位者，追原禍首，咎在滿人，彼滿人固最富於民族思想者，種種政策，無非壓抑漢人，因漢人之文明智識，皆在其上，深恐漢人果佔優勝，必爲其害，滿人中有端方者，嘗言甯可送與朋友，不可給與家奴，彼蓋以朋友比外國，以家奴比漢人，故在滿清時代，凡割讓土地，喪失國權之事，甘心爲之，絕無顧忌，直至革命以來，滿清雖已推倒，而已失之國權與土地，仍操諸外國，未能收回，以言國權，如海關則歸其掌握，條約則受其束縛，領事裁判則猶未撤消，以言土地，威海衛入於英。

順入於日，青島入於德，德國敗後，而山東問題尙復受劫於日本，至今不能歸還，由此現象觀之，中華民國，固未可謂爲完全獨立國家也，吾人若以救國爲己任，則仍當堅持民族主義，實行收回己失之土地與國權，始能與日本，暹羅，同爲東亞之獨立國，勿謂滿清已倒，種族革命已告成功，民族主義，即可束諸高閣也。

次言民權主義，前此帝制時代，以天下奉一人，皇帝之於國家，直視爲自己之私產，且謂皇帝爲天生者，如天子受命於天，及天容聰明諸說，皆假此欺人，以證皇帝之至尊無上，甚或託諸神話鬼語，堅人民之信仰，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，現今民智發達，君權國已難存在，且受革命思潮之影響，大多數傾向民權政治，敢斷言將來世界上，無君主立足之地，其在歐洲各國中，則以英國爲先覺，革命最早，造成立憲國家，一切政權，在於國會，君主權力須受法律上之限制，此外如法國，亦幾經革命，而始成今日之民權國，歐戰以後，德國俄國，乃亦一變而成爲民權國，夫德國固素以德意志帝國主義自雄者，不圖反對帝制之革命，一鼓成功，俄國亦號稱極端專制，而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，乃竟同時並舉，遂有勞農政府之建設，此徵諸外國民權主義之發達與傾向，已有明證，卽言吾國滿清既倒而後，或尙以爲帝制死灰可以復燃，故袁世凱稱帝時代，上勸進之表者，頗不乏人，然前後八十日間，終歸泡影，此稱張勳衛辟，率兵入京，乃亦不旋踵而敗，足見君權之不能戰勝民權，爲世界潮流，爲古今公例，不可強而致也。

君權國者，爲君主獨治之國家，故亦曰獨頭政治，民權國者，爲人民共治之國家，故亦曰衆民政治（但如代議制之民權國，非由人民直接參與政權者，尙不得謂純粹之衆民政

治），試以經營商業爲例，有東家生意，與公司生意二種，東家生意者，由東家一人主持之，公司生意者，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，君權國卽如東家生意，權在君主一人，民權國卽如公司生意，權在股東多數人，今日之中華民國國家，固爲民權國也，既曰民權國，則宜爲四萬萬人民共治之國家，治之之法，卽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權力，可分爲四，（一）選舉權，凡爲中華民國人民，皆有此選舉權，亦曰普選權，由遠民選出官吏，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，此官吏卽爲公僕，（二）罷官，人民對於官吏，有選舉之權，因須有罷免之權，如公司中之董事，由股東選任，亦可由股東廢除也，（三）創制權，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，此則異於專制時代，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也，（四）複決權，此卽廢法權，法律有不便於人民者，以公意廢止，或修改之，以上四種，爲直接民權，有此種直接民權，始可謂之行民治，彼北方之吳佩孚，亦嘗云贊成民治矣，而近來行爲，適得其反，彼固非真知民治者，不過假借名義，以資號召，爲自己長勢力，固地盤之兌換券耳，夫民權者，謂政治上之權力，完全在民，非操諸少數武人或官僚之手，吾國久受專制餘毒，武昌革命以後，由帝治而移於官治，民氣仍遭抑壓，現雖高揭民治標幟，而一般人民，尙不知直接民權爲何物，權是在吾人竭力提倡，務使民權日益發達，然後民治乃可實行也。

民族與民權主義，既如前述，茲再就民生主義言之，此三種主義，皆爲平等自由主義，其效力本屬相通，故主義雖各分立，仍須同時提倡，民族主義者，打破種族上不平等等之階級也，如滿清專政，彼爲主，而我爲奴，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，不平孰甚，故種族革命

因之而起，民族主義者。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階級也，此爲對內，而非對外，與民族主義不同之點，即在平是，如君主政治，貴族政治，皆爲獨裁政治，人民無與焉，是則以一人，（君主）或少數人（貴族）壓制多數人，故常因反動之發生，遂成政治革命，若夫民生主義，則爲打破社會上不平等之階級也，此階級爲貧富階級，如大富豪，大資本案，在社會上壟斷權利，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縛馳驟，陷於痛苦，故常有富者田連阡陌，而貧者地無立錫之歎，社會革命，勢不能免，以中國論，現時雖尙無大資本案專制之弊，然將來實業發達，則亦必有社會革命問題發生，或謂中國既無資本案，何必提倡民生主義，豈非無病而呻歎，不知在於中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，皆因治病而求艾，民生主義，則爲思患而預防，及今不圖，後將爲患，故衛生之與療病，自亦不同，一則防之於未然，一則治之於已發也，中國今日雖無大資本案，然其見端，固已有之，試以上海廣州二處爲例，上海之黃浦灘，前此一畝之地，不過價銀二十兩，現時地價，則不知漲高幾倍，廣州之長堤，當未闢馬路以前，每一畝地，僅值五六百元，今則有一畝而索價三四萬元者矣，將來此種土地，盡入資本案之手，一般貧民之痛苦，即因之以生，蓋資本案必先以賤價收買貧民之土地，迨全行收買之後，復以高值租賃於一般貧民，貧民無如何也，衣食亦然，若俱爲資本案所壟斷，生活與工價不能相應，遂致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，如美國工人，工錢雖多，而生活仍難維持，已陷於此種之困境，即其明證，再轉一例，以桂林論，固素稱山水甲天下者，然非獨千巖競秀，徒爲美觀而已，實則桂林之大富源，即藏於此，試觀桂林週圍之石山，即洋灰之好原料也，將來實業發達，將此石頭造成洋灰，即所謂士敏土，洋灰之銷路甚多，

用途甚廣，開發此石山之資本家，其所得利益，將不可以數量計，猶如美國之煤油大王，亦可稱爲石頭大王矣，由是觀之中國實業發達以後，資本家之以資本能力壓制人民，固然之勢，若不預防，則必蹈英美之覆轍也。

歐洲當二百年前，爲種族革命時期，近一百年以來，爲政治革命時期，現今則爲社會革命時期，此三者，一綫相承，故須同時倡導三民主義，但觀英美今日之社會問題，便當自覺，因必於政治革命成功後，不復計及社會革命，故有此弊，若俄國現在之新政府，時有鑒於此，乃以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并舉，所謂勞農政府者，直乃農工兵政府，卽以爲農，爲工，爲兵者，組織而成之政府也，彼之新政府，不獨推翻君主專制，且實行打破資本家專制是，卽所謂社會革命，亦卽所謂民生問題，各國深恐此主義傳播其國內，人民受此影響，勢將起而效尤，故互相聯合，以與俄國戰，迄今四年，仍不能戰勝俄國，此則俄國之以主義勝也。

中國今日民窮財盡，所患在貧，而各國之所患，則在不均，以予觀之，貧富問題，卽分配不均問題，欲謀救貧之法，同時須將不均問題，詳加研究，故民生主義，必不容緩，否則三十年後，產出多數資本家，其害殊非淺鮮，第就吾國現勢而論，此民生主義爲預防政策，但須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，而不必遽學各國將資本家悉數掃除，因吾國現時尙鮮大富豪，將來縱有之，果使先事預防，其弊亦不如歐美之甚，預防之法維何，依予所見，不外土地問題，與資本問題，對於土地，宜先平均地權，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，而異其法，法之大要有二，一爲照價納稅，一爲照價收買，照價納稅者，卽

爲值百抽一法，例如每畝值二十元，納稅二毫，累進以至於每畝值二十萬元者，納稅二百元，如是則地稅之輸納，胥得其平矣，但照價納稅，必先自規定地價始，英國嘗有估價局之設，且恐估計不平，人民有不服者，許其申訴，因復有控訴衙門，然此法勢不能行於中國，恐徒滋擾，不如由人人自行估價呈報，即照其呈報之價抽稅，較爲簡便可行，所慮者，即在希圖少納地稅，抑價朦報之一點，實則可勿慮也，苟同時規定照價收買之法，即可免此弊，例如有一畝地，價值二千元，年應納稅十元，若彼以圖減稅額之故，止報每畝值百元，而每年稅額僅納一元已足，是誠於彼有利，然一經照價收買，則原報價值百元者，國家得以百元收買之，其受損不益甚乎，如是則地主以預防他日之收買故，必不敢抑價朦報，此土地問題之解決方法也，至若解決資本問題，必先振興實業，中國現正患貧，豈有資力與辦，予則主張借外債，以從事生利事業，不可以供消耗之用，如北廷剝肉醫瘡之所爲，宜以之闢闢市場工廠，及一切鑛山鐵路，定爲國有，中華民國國家者，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，此種事業既爲國家所有，即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，不至操縱於少數資本家之手，始可謂之國利民福也。

以上三種主義，爲軍人之精神所由表現，亦即爲軍人之仁所由表現，軍人者，以救國救民爲目的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，國與民弱且貧矣，不思有以救之，不可也，救之而不得其道，仍不可也，道何在，即實行三民主義，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。

第四課 勇

(一) 勇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，爲智仁勇三者，既有智與仁矣，無勇以濟之，仍未完備，茲述軍人之勇，須先知勇之定義如何，古來之言勇者，不一其說，一往無前謂之勇，臨事不避謂之勇，予以爲最流通之用語，不怕二字，實即勇之定義，最簡括而最確切者。孔子有言。一勇者不懼，可見不懼卽爲勇之特徵，孟施舍古之勇士，其言曰，「舍豈能爲必勝哉，能無懼而已矣」，由是以觀，不怕卽勇之定義，決無可疑，但軍人之勇，須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有知識之勇則可，否則逞一時之意氣，勇于私鬥，而怯於公戰，誤用其勇害乃滋甚，今再就勇之種類，分別言之。

(二) 勇之種類

勇之種類不一，有獐狃之勇，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，及其親若是也，有血氣之勇，所謂思以一毫挫於人以若撻之於市朝者是也，有無知之勇，所謂奮螳臂以當車輪者是也，凡此數者，皆謂小勇，而非大勇，而軍人之勇，是在夫成仁取義，爲世界上之大勇，古人有言，「遇小敵怯，遇大敵勇」，卽恐輕用其勇，誤用其勇，徒成爲游勇之勇，彼桂軍多係游勇出身，此次粵軍援桂，桂軍一遇粵軍，輒卽潰敗，其故何耶，則以無主義，無目的，無知識故，雖有小勇。於事奚濟，諸君試觀沈鴻英軍隊，在桂軍中，頗以善戰名，自去年由廣東敗竄回桂，復由桂敗竄而走湖南，轉入江西，殘部僅二三千人，所過地方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似具勇氣者，然終係強盜性質，不得爲真正軍人之勇，以贛軍與沈軍比，贛軍固真正軍人也，乃沈軍先至江西，而贛軍尙在桂林，江西宜爲贛軍範圍，竟被沈軍侵入，此時

爲贛軍者，正當發憤爲雄，實行回贛，以雪此恥，且贛軍回贛，與滇軍回滇，情勢不同，因贛省尙屬北方地盤，滇省已爲西南團體，故滇軍不必回滇，贛軍必要回贛，明乎此，則爲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有知識之大勇，所以異乎游勇之勇，而爲真正軍人之勇也。

(三)軍人之勇

(一)長技能

(二)明生死

軍人之勇，第一必要者爲技能，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，於現今各國之新戰術，新武器，自必耳熟能詳，無庸贅述，但武器與戰術，固有關係者，以中國論，昔用弓箭，而今用槍砲，武器不同，戰術亦隨之而異，自海禁既開之後，與英戰，與法戰，與日戰，與聯軍戰，未有不敗者，非無槍砲，不諳戰術故也，苟諳戰術，則昔日安南中之黑旗，法國患之，南非洲杜國之農民，英國患之，彼之所用戰術，皆爲游勇戰術，最能制勝，予亦主張此戰術，頗適用於中國，若與北方交戰，尤爲相宜，約言之，有五種技能，爲游勇戰術中最可採取者，一曰命中，二曰隱伏，三曰耐勞，四曰走路，五曰吃齋，以下試再分別述之。

何謂命中，軍隊之有無戰鬥力，以能殺敵與否爲斷，故命中爲第一要件，但以命中論，卽外國軍隊，亦未必擅長，此次歐戰發生，每一日所用子彈，實不知其幾萬萬也，其在激烈戰鬥時，每日所用，有至十數萬萬者，然以其效力計之，則非萬彈以上，不能中一人也，因彼之戰術，乃以子彈遮攔敵人，使不得前進，故多在二千味達以外用之，若在八千密達以外，至幾萬密達時，則須用重砲，亦如用步槍然，多任以彈遮攔敵人之前進，此

外空中以飛機戰，水底以潛艇戰，類皆愈出愈奇，尙有露天地洞，爲砲彈所不能及者，兩方兵士相遇，則以徒手搏擊，甚有開戰時，閱若無人，不知其戰鬥地點在於何處者。推其所耗子彈極大，以噸數計，總在幾千幾百噸以上（每一噸合中國二十六担八），此種戰術，中國決不能學，因彼之製造子彈有加無己，且發彈係以機器，不費人力，現有最新式機關槍一分鐘可發一千五百顆子彈者，以一百顆爲一盒，計算每一分鐘可發十五盒，彼固不求一一命中，務在多發子彈，堵截敵人而已，若游勇戰術，則與之相反，彼視子彈如生命，非必中者不輕施放，而有五十顆子彈，便已十分滿足，以現在軍隊論，每一兵士，至少有二百顆以上子彈，何以一言北伐，猶以爲少，豈命中之技，尙不及游勇耶，諸君須知子彈之接濟與補充，有在後方者，有在前方者，游勇之重視子彈，因其子彈止有此數，非遇敵人，則無補充之機會，故不在後方接濟，而在取諸前方，此不獨游勇爲然，卽如粵軍自援閩以至回粵，其子彈皆取自敵人爲多，而不專恃後方接濟，其明徵也，若在無槍砲而用弓箭之時代，射箭比放槍更難，而古時有百步穿楊者，卽在於能命中，否則臨陣之際，最多隨帶三四十枝，若無命中能力，卽不啻無的而發矢，止須數分鐘間，矢盡而已亦就擒，又焉能戰，槍礮亦然，不能命中，則子彈之消耗多，而殺敵之效力微，前者北京天壇之戰，段祺瑞軍隊耗去三百萬子彈，而張勳之兵死傷，合計不過二百七十餘人，此則由於不能命中之故，由是觀之，子彈之有者，在能命中，若不能命中者，子彈雖多，皆爲贅物，近時兵士往往輕於放槍，不問命中與否，放槍時，甚有高抬兩手，或緊閉眼睛者，此何異於無的而發矢，須知子彈至爲寶貴，中國既無若干大兵工廠，不宜學歐洲戰術，以子彈爲遮蔽

，宜學游勇戰術，視子彈如生命，但不時須練習射擊，務求命中，不使虛發，此爲軍人之勇，有恃無恐之第一要件也。

何謂能隱伏，卽避彈方法，但此種避彈，非如義和團之用符咒，乃係利用地形，爲人身之屏蔽，予在安南時，常以此詢諸一般游勇，彼云人立地上，靶子頗大，敵人一望卽知，故須藉地形以爲埋伏之所，或藏在石頭之後，僅露其首，以使靶子縮小，敵人無標的可尋，我尙可從容窺探其舉動，卽在子彈如雨之際，尤宜深自閉藏，勿庸驚竄，因此時前後左右，必無敵人踪跡也，游勇之所述者如此，彼蓋得諸經驗，而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，卻相暗合，（地形屬於天然的如石頭是，地物屬於人工的，如一切建築物是），故隱伏亦爲技能之一。

何謂能耐勞，此與隱伏相關聯者，我亦嘗聞諸游勇，彼謂隱伏祕訣，祇是不動二字，至少須能耐十二小時之勞，直至夜深，始可潛行，因子彈之速度異常快捷，人雖有追風之絕足，必不能過於子彈，走避易爲所中。不如耐心隱伏，較爲安全也，此尙有實例可證，前黃克強在欽廉起事時，有一次僅餘四人，逃在山上，敵之圍攻者約六百人，然彼實不知僅有四人也，來攻時，皆用三十人爲前鋒，而此四人者，如何抵禦，據其事後所述，敵人未來時，則隱伏不動，俟彼來襲，近在五十步左右，始行開槍，每開一排，必死敵二三人，連開三四排，敵人之死者十餘人，卒以脫險，此一得也，卽亦有命中賴隱伏，與耐勞之技能，否則以四人敵六百人，甯有幸事耶。

何謂能走路，現時中國尙未有完全鐵道，行軍之際，專恃走路，練習之法，祇須日行

二十里，十日以後，每日遞加五里，如此，則不覺勞頓，而脚力自健，彼游勇戰術，亦即以善走路，尙有實例可證，北軍一到南方，每以山嶺崎嶇爲苦，南軍則如履平地，快捷異常，是爲我之所長，敵之所短，故曰走路一端，亦爲技能之必要，不可不注意也。

何謂能吃齋，游勇所恃之糧食，卽此炒米一種，每人攜帶十斤，可支六七日，不至苦饑，遇有作戰時，且無須費造飯時間，此亦爲游勇之特長，勝於正式軍隊者，去年湖南援鄂之役，其始佔據地方不少，卒因後路補充缺乏，乃至於敗，糧食亦爲補充之一，倘能如游勇之吃齋，則於行軍極爲簡便，既免飛芻挽粟之苦，而給養亦不患煩難也。

軍人之勇，於技能以外，更有明生死之必要，不明生死，則不能發揚勇氣，所謂勇，卽不怕二字，然暴虎馮河，人之所能，獨至於死，則未有不怕者。以欲生惡死，人之常情也，研究此問題，爲哲學上問題，人生不過百年、百年而後，尙能生存否耶，無論如何，莫不有一死，死既終不可避，則當乘此時機，建設革命事業，若僅貪圖俄頃之富貴，苟且偷活，於世何裨，故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者，死得其所則重，不得其所則輕，吾人人生今日之世界，爲革命世界，可謂生得其時，予我以建功立名之大好機會，夫湯武革命，孔子且艷稱之，彼不過帝王革命，英雄革命，而我則爲人民革命，平民革命，乃前不及見，後不再來之神聖事業，先我而生者，既不及見，後我而生者，亦必深自恨晚，且不知，若何羨慕，故今日之我，其生也，爲革命而生我，其死也，爲革命而死我，死得其所，未有善於此時者，諸君試觀黃花崗烈士，從容就義，殺身以成其仁，當日雖爲革命而犧牲，至今浩氣長存，極歷史上之光榮，名且不朽，然猶曰爲革命失敗而死也，若此次革命乃

必成之功業，又何憚而不爲，又何死之可怕，今日集此一室者，大半皆在二十歲以上，至多更有八十年之壽命，終不免一死，死於牖下，與死於疆場，孰爲榮譽，是在明生死之辨，如孟子所謂。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舍生而取義也」，故爲革命而死者，爲成仁、爲取義，非若庸庸碌碌之輩，終日醉生夢死，無所表見，又非若匹夫匹婦之爲諒，自輕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，諸君旣爲軍人，不宜畏死，畏死則勿爲軍人，須知軍人之爲國家効死，死重于泰山，我死則國生，我生則國死，生死之間，在乎自擇，明生死，則能鼓其勇氣，以從事於革命事業，爲革命軍人，革命成功，可立而待，將來之幸福，且無窮極，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，其價值之重要可知，諸君幸共勉之。

第五課 決心

(一) 成功

(二) 成仁

軍人在今日，有改進國家之責任，改造國家者，質言之，卽改造新世界，於破壞之後，加以建設之謂，負此責任，全在吾人之決心，決心於何見之，在乎精神，精神者，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担保也，軍人精神，前已言之，第一之要素爲智，能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，然後左右逢源，無不如志，第二之要素爲仁，而所以行仁之方法，則在實行三民主義，此三民主義，亦卽與美國總統林肯所言，民有，民治，民享之說相通，第三之要素爲勇，軍人須具有技能，始足應敵，而又須明於生死之辨，乃不至臨事依違，有所顧

忌，此三者，爲軍人精神之要素，欲使之發揚光大，非有決心不能實現。但所謂決心者，須多數人決心，合羣策羣力而爲之，非少數人所能集事，次出發桂林，尙須奮勇前進，雖曰桂林山水甲天下，非以此爲安居樂業之地，將欲改造新世界，以求一勞永逸始可，因此所生之結果有二，一曰成功，二曰成仁。

所謂成功成仁者，乃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，吾人何爲而革命，務在造成安樂之新世界，期其成功，不成功，毋甯死，死卽成仁之謂，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，此次諸君隨本總統出發，從事革命事業，非成功，卽成仁，二者而已，成功則造出莊嚴華麗之國家，共享幸福，不成功，則同拚一死，以殉吾黨之光輝主義，亦不失爲殺身成仁之志士，雖然，均一死也，有泰山雲毛之別，若因革命而死，因改造新世界而死，則爲死重於泰山，其價值乃無量之價值，其光榮乃無上之光榮，惟諸君圖之，吾人生在惡濁世界中，欲打破此舊世界，剷除一切煩惱以求新世界之出現，則必有高尚思想與強毅能力，以爲之先，在吾國數千年前，孔子有言曰，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」，如此，則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人人不獨子其子，是爲大同世界，大同世界，卽所謂天下爲公，要使老者有所養，壯者有所用，幼者有所教，孔子之理想世界，真能實現，然後不見可欲，則民不爭，甲兵亦可以不用矣，今日惟俄國新創設之政府，頗與此相似，凡有老者，幼者，廢疾者，皆由政府給養。故謂之勞農政府，其主義在打破貴族及資本家之專制，因而俄國革命黨，乃被各國合攻，然迄今數年，仍不能勝，此卽因俄國新政府，具有決心，始能貫徹其主義，否則爲俄國之敵者，王黨勢極強大，哥薩克兵力亦不薄弱，此外尙有歐美諸國，恐其新主義傳播，將

不利於己。因之羣起與抗，有此種種阻力，俄國若稍有顧忌，則必不能成功，其卒能成功者，決心而已。

吾人若欲建設新世界，則亦必思如何始能建設，非可託諸空談也。今日之世界，乃自私自利之惡濁世界，在此世界中之人類，既無保障，又無希望，且陷於極端痛苦，於是有所牛厭世思想者，若論軍人地位，吾國常有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之俗諺。意謂其人必為身無職業，以當兵為生活之末路者，此雖由中國輕視軍人之故，亦以實際上無何等希望，故有此語，以予觀之，不特軍人為然，即一般社會前途，亦復非常慘澹，在諸君之為軍人者，無論為官為兵，雖有薪水火食，僅足自活，而父母妻子，尚不能無所資以為扶養，故在此舊世界，實無一人可以脫煩惱者。

今日國人多羨慕僑商矣，諸君必以為彼有多金，宜可高枕無憂，而抑知不然。華僑之初往外洋也，實乃被賣為奴。廣東語謂之豬仔。從前有古巴招工，南洋招工，在澳門等處，以此買賣為業者，謂之豬仔館，其被賣出洋之輩，率皆中國人之窮無聊賴者。始肯出此。諸君但觀其今日之富，而不知其當日之苦，且總計一年中，出洋者不下數十萬人，其能致富回國者，為數復極寥寥，予因此憶及予友嘗為予言，彼前在南洋時，一日與外國人同行，路經華僑所開設之礦場及樹膠園，彼外國人者，指以告予友曰：此皆爾中國人之鴻圖，而收吸吾歐人領土精華之成績也，予友無以應之，適復前行，過一大墳場，予友乃以問外國人，此纍纍者何耶，外國人曰：墳場耳，予友曰：爾謂中國人出洋致富，爾尙未知中國之因出洋而槁死於是間，如此塚中之髑髏者，不知凡幾也，由是以觀，南洋華僑之狀況，大略

如此，尙有美洲華僑，其生計雖較南洋華僑稍勝，然一生幸福，亦復有限，大率美洲華僑，二十五歲出洋爲人傭工，在外十年，稍有餘資，至三十五歲時回國娶妻，娶妻之後不及半載，餘資已罄矣，又須出洋十年，直至四十五歲回國，稍得餘資，乃建家宅，宅成而金又盡，仍不克甯居，迨第三次出洋以後，如能得資，以略置田畝，然至少已五十五歲，遠適異國，昔人所悲，彼美洲華僑者，三十年中，家居之日不及二載，亦未見其能安樂也。

予於此，尙有實例爲諸君言之，諸君今日未有一千萬財產，必以爲果有一千萬者，其愉快何若，以予所眼見之例證，則適相反，予前此由香港赴南洋時，同舟者，有一華僑富翁，家產約二千萬，予與彼同在一等客艙，常相晤談，彼乃日日訴苦，似欲予爲之分憂者，予始甚詫異，迨舟行日久。頗厭惡之，因自往大艙中，視彼出洋之工人（卽被賣出洋之豬仔），私自忖度，彼工人之愁苦，定較富翁爲甚，而抑知不然，工人雜坐一團，其狀至樂，有閒談者，有唱歌者，此時予又大詫，何以翁之多財而憂，尙不若工人之能樂其樂也，迨折回自己艙位時，所謂富翁者，訴苦仍復如前，予因告以適往大艙，見彼出洋之工人，卻甚歡樂，而子已積產二千萬，似重有憂者，抑何不近人之甚耶，富翁聆予言，蹶然而起曰，我在三十年前，亦工人也，亦如彼出洋之工人，固至樂也，今雖有二千萬財產，不惟不樂，且憂甚，試思兒女成行，娶者嫁者，皆仰給於我，我子復多不肖，長者耗我數百萬，次者所耗亦百餘萬，此後子復生孫，孫復生子，僅特此二千萬財產，何以維持，又安得而不憂耶，準是以觀，財產雖多，仍不免於愁苦，諸君試於一身之外，計及妻兒，則亦不能不作此感想也，尙有一例，香港澳門，從前恆有積產之家，恐其子孫浪費，而以家產

託之善堂管理，將其入息半數，捐入善堂，留其半以遺子孫，以為如此，可以長久保存，不知此法初尙可行，今則善堂中人，亦多半假善慈名目，騙取金錢，故廣東善堂，人有目之為善棍者，依以上二例，可見現今世界，不論財產，幾無一人不在痛苦之中，非獨軍人為然，即以軍人論，能如李純王占元者，有幾人乎，以彼之剝削人民，積產至數千萬，亦云位尊金多矣，乃一則不得其死，一則不安於位，下此者更無論，蓋現在世界之社會生活，必無良果，須決心改造新世界，始有安樂可言也，安樂之新世界，果如何改造耶，此時中國人皆自以為民窮財盡，其患在貧，而外國人乃垂涎中國大富源，且欲瓜分之，則中國之不貧可知，以桂林言，所有石山皆可造成洋灰，即所謂士敏土，將來科學進步，機器發明，名為石山，實乃黃金，止此一端，已足致富，此外廣西之礦產甚多，各省亦皆如是，外國人常有欲開採者，中國產煤，為各國冠，倘完全開發，可供全世界數千年之用，不過中國不自開發，貨棄於地，猶如珍寶藏在鐵櫃，若無鑰匙終亦死藏而已，廣東俗語，有所謂「失匙夾萬」者（夾萬即鐵櫃之類），中國之貧，正坐此病，倘能用其聰明智識，從事開發，則吾人自身之幸福、與子孫之幸福、實無涯矣、改造安樂之新世界、即在乎此。

新世界國家、與以前國家不同、通常國家惟能保民，而不能教民養民，真能教民養民者，莫如三代，其時井田學校，皆有定制，教養之責，在于國家，後世則不然，所謂國家，無論政治若何修明，如漢之文景，唐之貞觀，能保民斯為善矣，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，則非徒保民而已，舉凡教民養民，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，試觀俄國新政府彼之革命發生，尙在我後，成績較我為優，因其目的不在謀一人生活，與一家生活，而在謀公衆生

活，如牛乳等之精良食品，先給幼者，老者，病者次之，軍人又次之，最後始及于普通人，又如貧民之無力入學者，國家須設法扶助，使得入學，此即所謂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人人不獨子其子，以教以養，責在國家，大同世界，所以異於小康者，俄國新政府之計劃，庶幾近之。

由俄國而反觀吾國，其情況之比較如何耶，俄國革命，為打破政治之不平等等，同時打破資產之不平等，而吾國今日則尚無大資本家產出，祇須用預防政策，較俄國更易為力，彼俄國之新政府，名為勞農政府，實即農工兵政府，其軍人皆有主義，有目的，故能與農工聯合而改造新國家，吾國今日之軍人，倘亦具有主義及目的，決心改造新中國，其效果必在俄國上，何以知其然也，俄國在寒帶，而中國在溫帶，俄國有資本家，而中國無資本家，無論天然的方面，人為的方面，均較俄國為勝，將來倘能成立新國家，另有新組織，則必不似舊世界之痛苦，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，將我祖宗數千年遺留之寶藏，次第開發，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，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，為公眾謀幸福，至於此時幼者有所教，壯者有所用，老者有所養，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，真能實現，造成莊嚴華麗之新中華民國，將駕歐美而上之，諸君思此無量幸福，視彼南洋之富翁何若，視彼李純王占元，又何若耶，而所以博此幸福者，則全在此次之革命，與此次之革命軍人，此次革命為順天應人之事業，必能成功，前已言之，設若不成功，則如何耶，古人有云，「濟則國家之靈，不濟則以死繼之」，死者何，成仁是也，成仁而死，極有偉大之價值，縱使前仆後繼，犧牲多數人之生命，而能博得真正共和，即亦無所吝惜，是在立定決心，從事革命，成功

而後，匪獨公衆之福，抑亦私人之利，試舉一例，舟在大洋，觸石將沉，乘舟者若不協力救助，猶自檢點行李，試問舟果沉，行李尙能獨存乎，吾人對於國家，亦卽如是，坐視其亡，將無立身之地，救亡之責，端賴軍人，今者諸君，將由桂林出發，其所取之途徑，卽不外成功與成仁二者，一言以蔽之曰，決心而已，決心則能發揚軍人之精神，造成光輝之革命，中華民國國家，實利賴之，諸君勉乎哉。

新生活作事條例

- 一，說了就作。
- 二，作了再說。
- 三，遵守紀律。
- 四，服從命令。
- 五，作事要精明，要幹練。
- 六，事權要一，責任要專。

新生活須知

第一，新生活之準則

生活須知，禮義廉恥，整齊清潔，簡單樸素，迅速確實，共同一致，衣食住行，依此爲據，既適衛生，又合規矩，民族復興，在此一舉。

第二，新生活與禮

何者爲禮，敬恭是主，守法循理，戒慎將事，和氣肅容，善與人處，孝親敬長，克敦

第三，新生活與義

何者爲義，一心濟世，厚人薄己，不爭權利，急公忘私，弗辭勞瘁，扶善除惡，以彰公理。

第四，新生活與廉

何者爲廉，既明且潔，嚴慎取予，操守有節，辨別是非，力排謬說，崇尚節約，以惜物力。

第五，新生活與恥

何者爲恥，心存羞惡，不屑卑污，尊重自處，不甘暴棄，力求進步，不圖苟存，甯死禦侮。

第六，新生活中之食

飲食養生，人生大欲，食貴定時，莫資口腹，食具須淨，食物須潔，要用土產，利勿外溢，遇酒毋酬，食量有節，飲嚼無聲，坐必正席，飯屑骨刺，毋使狼藉，宴客聚餐，相讓舉箸，注意微菌，生冷宜戒，鴉片屏絕，紙煙勿吃，恥養於人。自食其力。

第七，新生活中之衣

衣服章身，禮貌所寄，莫趨時髦，樸素勿恥，式要簡便，料選國貨，注意經用，主婦自做，洗滌宜勤，縫補殘破，拔上鞋跟，扣齊鈕釦，穿戴莫歪，體勿赤裸，集會入室，冠

帽卽脫，被褥常曬，行李輕單，解衣贈友，應卹貧寒。

第八，新生活中之住

住居有室，創業成家，天倫樂聚，敦睦毋諍，黎明卽起，漱口刷牙，剪甲理髮，沐浴勤加，建築取材，必擇國產，牆壁勿污，傢具從簡，窗牖多開，氣通光滿，愛惜分陰，習勞勿懶，當心火燭，謹慎門戶，莫積垃圾，莫留塵土，廚房廁所，尤須淨掃，捕鼠滅蠅，通溝清道，和合隣里，同謀公益，互救災難，種痘防疫，國有紀念，家揚國旗，敬旗敬國，升降循規。

第九，新生活中之行

行是走動，行亦作爲，舉止穩當，步武整齊，乘車搭船，上落莫擠，先讓婦孺，老弱，扶持，走路靠左，胸部挺起，兩目不斜視，端其聽視，拾物還主，相識見禮，遇喪知哀，觀火勿喜，噴嚏對人，吐痰在地，任意便溺，皆所禁忌，公共場所，遵守紀律，就位退席，魚貫出入，莫作吵鬧，莫先搶說，聞黨國歌，肅然起立，約會守時，做事踏實，應酬戒繁，嫖賭絕跡。

第十，新生活之推行

生活革新，乃除惡習，最先着手，規矩濇潔，由簡入繁，由淺入深，先公後私，推己及人，由近而遠，由小而大，逐漸感化，力行勿懶，公務人員，在校學子，以身作則，率先做起，示人樞範，彼此督勉，團體家庭，次第實現，父訓其子，兄教其弟，夫婦相勸，

朋友互勵，不費金錢、不耗時日，運動完成，風氣移易，奉告國人，一致努力，

對張楊之重要訓話

蔣中正

蔣委員長將離西安以前，曾召張學良楊虎城二人作極詳盡之訓話，由蔣夫人筆錄，原詞如次。

此次西安事變，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，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關鍵，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，今日你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，決心送余回京，亦不再勉強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，亦並無何特殊之要求，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，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，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，此次事變，得此結果，實由于你等勇於改過，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榮，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，能取余此次精誠之感召，不愧為我之部下，爾等所感應尚能如此迅速，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矣，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，以為余待人不公，或對革命不誠，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，約有六萬餘言，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，亦不下四五萬言，此外各種救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。總共不下十餘萬言，爾等均已寓目，在此十餘萬言中，爾等必已詳細檢閱。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，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，自欺欺人之事，余自興學帶兵以來，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嘗以二語教人。爾等亦必聞知，此二語者（一）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衆之心，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，即人人可得而殺我。（二）如余稍有不誠不實，虛偽欺妄，而不為革命與主義着想，則

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爲敵人，卽無論何時可以殺余，此二語爲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，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，是否其中，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爲余革命罪狀者，如果有之，則余此刻尙在西安，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，將余槍決，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，自己能實踐篤行，無論對上對下，覺無絲毫愧怍也，以言此次事變責任，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，但論究其原因，余自己亦應當負責，余平日一心爲國，一心以爲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，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，防範太不周密，起居行動太簡單，太輕便，太疏忽，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，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，此次事變之造因，卽由我自己疏忽而起，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，使中樞憂勞，人民不安，國家受其損失，余撫躬自問，實無以對黨國，無以對人民，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，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紀綱，爾等二人，是直接帶兵之將官，當然應負責任，應聽中央裁處，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，誤以余之誠意爲惡意。而作此非常之變亂，爾等任事變之始，卽已自認爲鹵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，深表懺悔，現在爾等己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，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，而且時加愛護，業已確實覺悟，而願送余回京，余平日教誨部隊，常謂部下不好，卽係上官不好，要罪部下，應先罪上官，身爲統帥，教育不良，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，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，並以爾等悔悟之意，呈於中央，爾等此次覺悟尙早，事變得免延長擴大，中央當能逾格於寬大也，爾等對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，以及余詆知有國不知其他態度，切實安慰彼等，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，知廉恥，負責任，守紀律之四語，上官對部

下敎率無方，即應負責，故此大變，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，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，而爾等之部下不則必恐慌也，吾人無論何時，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，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，個人不足計較，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。民族乃有基礎，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，而國家之法律綱紀，不能遷就，身體可以受束縛，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，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，余一息尚存，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，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，余始終拒絕，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，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于後世，且欲以事實示爾等，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，余當時屢言，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，則國家等于滅亡，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，而余為部下威力所屈，臨難求免，則余之人格掃地，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，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，如人格喪失，則雖生猶死，雖存必亡，余平時既以明禮義，知廉恥，負責任，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，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，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止氣，斷不能行不顧言，使我部下與民衆，無所適從，而陷國家於滅亡，自經此次事變，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，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，國家利益重於一切，錯誤應坦白承認，過失應切實悔改，責任應明白担負，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，總理昔日訓示吾人「必須恢復民族道德，方可以挽回民族」，所謂信義和平，均係民族至要道德，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以救國家，而尤重于信義，余向來所自勉者，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，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，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，且無不可以採納，亦無不可以實行；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，亦唯在和平統一，培養國力，團結人心，不忍有損民族之力量，故此大變，爾等將余留居西安，

則引起戰事之責任，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，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，則余可請求中央，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，自有妥當處置，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。

總之，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，爾等經已明瞭，余生平作事，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，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，更無任何之生死利害得失之心，且余親受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，余以親愛精神為處世之道，絕不為過分之追求，此次爾等悔悟之速，足見尙知以國家為重，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之命令，一切唯以中央之決定是從，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，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。

正氣歌

文天祥 字宋瑞號文山，宋吉水人，理宗時進士，官至江西巡撫使，元兵入寇，天祥應召勤王，受命使元軍，被執，遁入真州，端宗拜為右相，封信國公，募兵轉戰，力圖恢復，兵敗，被執不屈，作正氣歌以見志，遂就死。

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，下則為河嶽，上則為日星，於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蒼冥。皇路當清夷，含和吐明庭；時窮節乃見，一一垂丹青，在晉董狐筆（一），在秦張良（二）椎，在漢蘇武節，為嚴將軍（三）頭，為稽侍中（四）血，為張睢陽（五）齒。為顏常山（六）舌，或為遼東（七）帽，情操履冰雪；或為出師表，鬼神泣壯烈；或為渡江楫（八）慷慨吞胡羯；或為擊賊笏（九）逆豎頭破裂，是氣所磅礴，凜然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！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繫命，道義為立根，嗟予遘陽九（十），隸也實

不力，楚內纓其冠，傳車遂窮北，鼎鑊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！陰房闕鬼火，春院闕天黑；牛驥同一皂，鷄栖鳳凰食；一朝蒙霧露，分作溝中瘠，如此再寒暑，百診自辟易，哀哉沮洳（二）場，爲我安樂國，豈有他謬巧，陰陽不能賊，顧此耿耿在，仰視浮雲白，悠悠我心憂，蒼天曷有極？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宿昔，風簷展書讀；古過照顏色。

〔註一〕（一）春秋晉之史官書趙盾弑其君者，（二）張子房家五世相韓，韓爲秦滅，謀爲韓報仇，以椎擊始皇于博浪沙。（三）嚴顏爲蜀劉璋守巴郡，被擒不屈，曰：「但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，」（四）晉書稽紹傳：紹字延祖，惠帝以爲侍中，北征兵敗，騎衝散去，紹被害于帝側，血濺御服，帝哀嘆之。事定，左右欲浣衣，帝曰：「此侍中血，勿去也。」（五）唐南陽人，安祿山反，與許遠合兵守睢陽，城破，被擒罵賊不屈，口齒俱裂。（六）顏杲卿，唐臨沂人，字昕之，玄宗時常山大守，起兵討安祿山，爲祿山所執，罵賊，舌被鉤斷而死。（七）管甯魏朱虛人，字幼安，小與華歆同席讀書，有乘軒冕過門者，歆廢書觀之，甯與割席分坐。漢沒，避亂居遼東。（八）祖逖，晉范陽人，字士雅。元帝時爲豫州刺史，渡江，擊掉誓曰：「不清中原而復濟者，有如此江。」（九）段秀實，唐潁人，字成功，德宗時爲司農，朱泚反，秀實睡而大罵，以象笏擊之，中泚頰，流血沾衣。（十）陽九，奇數也，爲陽數之窮；一百六，偶數也，爲陽數之窮。（二）場，「彼汾沮洳。」言下涇之地也。

